

给孩子的书单

【编者按】

现在的孩子们,日常的学习任务繁重,课外阅读的时间或许不那么多。漫长的暑假,真的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自己喜欢的课外书籍。本期悦读几位作者结合自己的成长和经历,为孩子们选了一些书单。当然,书单是极其个人的,因为他们的兴趣爱好、职业个性、年纪性别不同,他或她的书单不一定适合你。但我想,这样的呈现依然有价值,因为这些走过学生时代的作者,关于“童年是最重要的”“兴趣所起,没有目的;兴趣培养,要有目的”“如何走进深读”“好的文章不仅给你美丽的文字和句子,还能启迪人生”“原来世界上有人和我一样”等等分享,一定对你的阅读和成长有帮助。

我的童年阅读

玉珍

想起童年此时,我正在老家过暑假,那时的暑假很忙,总要去太阳底下帮爸妈干活,晒得黑黝黝像煤球一样,但仍然很快乐。

有空的时候我就会读书,我是爱读书的,几乎如饥似渴,有坐树下读,因为树下阴凉,有时候睡觉前读,睡前读书最有助于记忆,是我童年阅读的心得。爸妈很忙,没怎么想过让我读很多课外书,觉得学好课本就行了,不过我的学习也没怎么让他们操心,我那时算非常懂事的孩子,书都是我想办法找来的,借,或自己买。

另一个巨大的惊喜是在外公家发现的。他家有许多的古典文学作品,什么武侠啊明清历史章回小说啊古典名著之类的,那些书已经很老很旧了,纸张枯黄,甚至一翻就会冒灰,但都是好书。

开始我以为那是表哥们爱读的书,那个时代的武侠电影电视剧风靡得很,男孩子都梦想自己是武功盖世的大侠,后来知道大多是我妈小时候读过的,一部分从村里有书的老先生家借,一部分是自己买的。

我记得那些书堆得到处是,比如缝纫机上,书桌上,甚至米缸上都有,比如《三国演义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孽海花》《警世通言》《聊斋志异》《儒林外史》《镜花缘》,还有很多记不起书名了,总之有关包公断案,杨家将,隋唐英雄,唐朝皇帝之类的,各种都有,那时还不懂它们各分为英雄传奇小说,历史演义小说,世情小说,公案小说之类的,只觉得特别好看,尤其喜欢传奇小说。

那些书看上去都不大适合孩子读,不过我很喜欢,有的白话文,有的文言文,有的半文半白,通俗的是民间人说话的口吻,有些一开始读不太懂,夹杂太多文言文,久了也懂意思了。甚至学着书中的口吻写日记。

我那时看得如痴如醉,虽然与童话和现代文学不同,但我刚好喜欢这类故事,我是个喜欢听故事的人,那些江湖侠义和风云世事让我叹为观止,那些人的命运使我感慨万千,里头有民间传说,市井人生,有平庸的普通人,有天使使命的奇人,有大奸大恶之人,有心怀慈悲之人,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一样。我不能确定,但猜想自己长大后喜欢写作大多是来自那些作品的熏陶,我当初梦想写出那样伟大的作品,是做篇小说家,但不知道后来为何转而写诗了。

仔细想来,我童年一开始阅读的就是这些中国古典文学,最先接触到的外国文学是《格林童话》《安徒生童话》,从我堂弟那里借的,后来我妈给我买了《成功学原理》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我妈说她喜欢四大名著,几乎都读完了,读得停不下来,最喜欢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,不过我更喜欢看电视剧版的《西游记》,《红楼梦》我只读了几页,也许我跟我妈在阅读趣味上还是有很大差别。

余光中是广为人知的“乡愁诗人”,也是当代我国最优秀的散文家之一。谈他的散文,我常常怦然心动。

他的语言优美典雅。读余光中的散文,优美的文字琳琅满目,让人目不暇接,有时又像在草地上散步,突然发现宝物,给人惊喜。在《听听那冷雨》中,他写撑伞躲雨,“而就凭一把伞,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,也躲不过整个雨季。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。”写风吹雨打,“饶你多少豪情侠气,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一打少年听雨,红烛昏沉。二打中年听雨,客舟中,江阔云低。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。”最平常的躲雨淋雨,在他的笔下,写得那么有层次感,有厚重感,别有一种意境。每每读到这些句段,我或打开笔记本,摘抄下来;或在电脑中,在专门设置的《余光中精彩语录》文件夹中保存起来。过后,我会不时翻阅,细细赏析,用心体会,久而久之,自己写作时,也能有一些收获。

余光中极善于运用想象和联想。在《花鸟》中,写阳台,“客厅的落地窗外,是一方不能算小的阳台,黑漆的栏杆之间,隐约可见谷底的小村,人烟暖暖。当初发明阳台的人,一定是一位乐观外向的天才,才会突破家居的局限,把一个幻想的半岛推向户外,向山和海,向半空晚霞和一夜星斗。”他写阳台,却不局限于阳台,而想到了当初发明阳台的人,想到了阳台以外的山、海、晚霞和星斗。他的方法是,由当前的事物联想到与之有关的人或物。这样,思维的空间更开阔了。这一点对学习写作的人很有启发。

余光中的观察细致,细节描写生动传神。他在《花鸟》中写的叫蓝宝宝的鸚鵡,呼之欲出,人见人爱。“无风的晴日,盆花之间常依偎一只白漆的鸟笼。里面的客人是一只灰翼蓝身的小鸚鵡,我为它取名蓝宝宝。走近去看,才发现翅膀不是全灰,而是灰中夹白,并带一点点蓝;颈背上是一圈圈的灰纹,两翼的灰纹则弧形相掩,饰以白边,状如鱼鳞。翼尖迭

那时读的书远没有现在多,但是影响巨大,熏陶是潜移默化的,小时候记性好,精力旺盛,看完还能清楚明白给讲出来,在我缺书的时候,任何一本有文字的书籍都会认真去看。能将其中的营养大部分吸收,如果一本书有一百页,我能记住三分之二,而现在记得更少,有时候读完一本,过几天就忘了,除了那些让我震撼心动的东西,很难将整本书的内容轻松记下来。也许是现在书太多了,时间又不充裕,杂事太多,没法完全聚精会神地读,所以吸收的营养并不是很多。

我一直认为童年是最重要的,因为那时候孩子的记忆力兴趣爱好都很旺盛,且正在塑造当中。他应该被好的东西熏陶,在脑中形成一种好的记忆和思想经验,以及阅读经验。我知道好的书籍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有多大,它会像生命中任何珍贵、感动、温暖的感情一样存在于记忆当中,在以后的人生中成为参考、力量。

现在的孩子早熟,大多有更好的条件买各种各样的书,我读过的那些书也许并不适合大多小孩子,我读它们一方面因为喜欢,一方面没办法,我那时只有那样的书,我遇到的就是那些书,于是我就读了,这也是缘分,当然有更多更好的书适合孩子,我结合自己的了解和后来的阅读列了一个书单,我认为这个很合适。

玉珍推荐书单

《格林童话》《诗经》《鲁宾逊漂流记》《西游记》《绿野仙踪》《白鲸》《小王子》《卡夫卡短篇小说集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唐诗宋词三百首》《边城》《伊索寓言》《三国演义》《万物简史》《活着》

(作者介绍:玉珍,1990年生于炎陵,主要创作诗歌,兼有创作散文、小说、随笔。作品见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花城》《作家》《诗刊》《长江文艺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汉诗》等,2014年人民文学诗歌奖年度新锐奖,2017年获小小说年度诗人奖。曾获《长江文艺》双年度诗歌奖;株洲炎帝文艺奖。)



的下面,伸出修长几近半身的尾巴,毛色深孔雀蓝,常在笼栏边拂来拂去……”

余光中的散文情趣横生。在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中,他写自己驾车追赶火车,“不过在高速路旁,偶见迤迤的列车同一方向疾行,那修长而魁伟的体魄,那稳重而强悍的气派,尤其是在天高云远的西部,仍令我怦然心动。总忍不住要加速去追赶,兴奋得像西部片里马背上的大盗,直到它追进了山洞。”一个“追”字,追赶火车的乐趣跃然纸上。

余光中散文又何止这些让人叹服?我读他的散文,像蜜蜂寻寻觅觅,结果醉入花丛,流连忘返。

推荐书单:余光中散文集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《听听那冷雨》等。

(作者系市作协会员,供职于醴陵左权镇中心学校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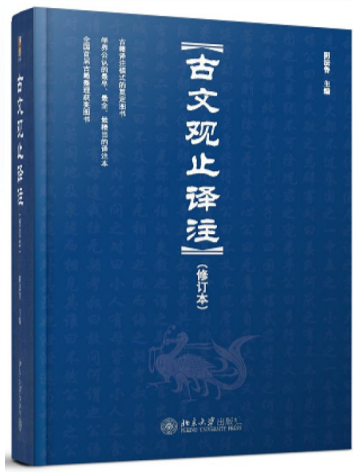


跟余光中学写散文

黄金云

我的深读书单

晏建怀



朱熹曾说:“读书时当将此心在此书中,行住坐卧,念念在此,誓以必晓彻为期。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,只一心在书上。”朱子所指,就是书籍要深度阅读。

我们不能被陶渊明所谓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所迷惑,以为浮光掠影便能轻松实现阅读目的。真正的阅读,既要注重博览,在广度上拓展,又要突出重点,在深度上求索。尤其要在深度阅读上下苦功,因为,读书不能总停留的浅表层,要由浅入深,进入深度阅读,才能真正把书读熟、读懂、读精、读透。如何进入深度阅读,当然也是有一定方法的。一要目标明确,二要久久为功。

读书不要勉强自己的兴趣,不要因为别人喜欢而跟风,强不喜欢为喜欢,那样读书变得眼花缭乱,非但不能进入深度阅读,反而会因为方向太多、目标太大、心思游离而影响读书的效果。不喜欢就不喜欢,不喜欢就不会把精力分散,投入进不喜欢的选择上,拒绝了不喜欢,就能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喜欢的上。

我花的时间最多、读的时间最长、让我收获最大的书,非《古文观止》莫属。《古文观止》也是有版本讲究的,我以前买过一些版本,始终不甚满意,后来,我读到了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著名古典文献专家阴法鲁先生主编的版本,最是喜欢。《古文观止》从此成为了我深度阅读的对象。

其实,在这种经常阅读的书籍中,最初并非只有《古文观止》一选,我也选择过《唐诗三百首》《乐府诗选》《人间词话》《笠翁对韵》等等,但对于我自己而言,则《古文观止》最对胃口。我读《古文观止》一书,首先是“有所读,有所不读”,就是前面所说的,读喜欢的,不读不喜欢的。我不喜欢“周文”“秦文”,尤其“周文”,简洁到只有骨头,我不喜欢啃骨头,所以平时很少触碰。汉唐以下,大都是我所喜。对于这些古文,除了平时手捧书籍,反复阅读外,我还曾经在网络上,下载了60多篇古文观止的音频,如董德达朗诵的《岳阳楼记》,鲍国安朗诵的《前赤壁赋》,陈锋朗诵的《阿房宫赋》,还有不知何人朗诵的《陈情表》《出师表》《秋声赋》《进学解》《桃花源记》《兰亭集序》《滕王阁序》《谏太宗十思疏》等等,我把它们下载到MP3上面,凡散步、出差之时,我就会戴上MP3,前前后后、反反复复听,读它千遍也不厌倦,读它万遍也不厌倦。有时坐在旅游大巴或者飞机上,人家还以为我是听音乐,殊不知我在听古文。从有MP3的时候,我就开始下载听,至今应该有10多年了吧。为听朗诵,我已经换了3个MP3,但在MP3里,还是《古文观止》中的文章。

这样千遍遍地听文章朗诵,是做无用功吗?当然不是,开始没什么感觉,但时间一长,感觉就来了。首先是对文字的感觉,通过听诵,我感觉到汉字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文字,它有音乐感,有节奏感,有画面感,可以给你非常愉悦的感受;其次有很多经典的句子,听多了,会随时在你的耳旁回响:关山难越,谁悲失路之人。萍水相逢,尽是他乡之客;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;浩浩乎如冯虚御风,而不知其所以;飘飘乎如遗世独立,羽化而登仙……

再者,还有很多文章,很多段落,都充满着对世界的探索、对人生的求索,如欧阳修《秋声赋》:“夫秋,刑官也,于时为阴;又兵象也,于行用金;是谓天地之义气,常以肃杀而为心。天之于物,春生秋实。故其在乐也,商声主西方之音;夷则为七月之律。商,伤也,物既老而悲;夷,戮也,物过盛而当杀。”“物过盛而当杀”,这与达尔文进化论所谓“物竞天择”,难道不是异曲同工吗?又如苏东坡《前赤壁赋》:“且夫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,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,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”取你能取的,不取你不能取的,这是多么豁达的人生态度啊,多么宽广坦荡的胸襟啊。

所以,《古文观止》不仅给你文字的美丽、句子的美丽,还有历史、宇宙、人生的启迪。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吟;我要说,读《古文观止》千遍,不会作文也会作。今天,我把它推荐给年轻的同学们。

(作者介绍:晏建怀,中国作协会员,省作协全委,市作协副主席。曾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湖南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发表和转载文章千余篇。文章入选《中国杂文精选》《历史深处的悲凉》等书。)

比起书单,我更愿意分享我兴趣的由来

吴楚

课外阅读本质上是项兴趣,与运动、听音乐无异,都是消遣。只是如今获取知识简单、娱乐方式增多,孩子们又疲于应试,课外阅读很难成为主流兴趣,所以看起来就十分重要似的。

兴趣所起,没有目的,所谓兴不知其所以起;但兴趣培养,要有目的,即健全人格。如果说运动能强身健体、听音乐能锻炼审美的话,那么,在丰富知识之外,阅读的作用,应该是培养理解力、感知力、共情力。

阅读极富个人色彩,萝卜白菜各有所爱,列书单是个难事。比起列书单,我更愿意分享我的兴趣由来。

我出生在湖南南部小山村,祖上世代务农,2001年家里还在看黑白电视。父母都是农民。父亲高中肄业后通过自学当了几年语文老师,爱看金庸武侠和明清小说。母亲初中毕业,总想跟我爸共同语言,于是很早就开始订阅《读者》《故事会》等杂志。

一天的劳作结束后,几乎每晚睡前父母都各自看书。父亲跟我讲武侠小说里谁武功最高,母亲则教我一些名言警句。

日常生活中,父亲总是尽力用各类废纸堆中的故事加以引导。有一年夏天割禾,乡亲们到田里聊取名讲究。父亲说:“湖南有个大军阀叫张敬尧,他几兄弟叫舜禹汤,做了很多坏事与古怪事,名字挺好,人挺坏。”我饶有兴致地追问,父亲说:“书上都有。”

父亲有个坏毛病,蹲厕所时间特别长。他在里头看书,经常大笑不止。祖母总骂他偷懒。母亲也有这“坏毛病”。耳濡目染之下,每逢“方便”,我就憋着劲选书,硬要选到一本合适的才去解决。

去外婆家要翻过两座山,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上,山谷怪石,山腰歪脖子松树,山村井口都成为特定休息点。有一回我跟母亲说,想做个地图,把路程与这些休息点都写下来、画下来。母亲非常高兴,于是找来硬纸板、水彩笔、字典,陪我一起做。

可能母亲觉得我内心敏感,从那次之后就有意与我文字交流。她每次出去干活,若当晚不归,都会出发前收拾行李时,母亲都会问:“那几本书看完了吗?要不要带上?”夏日午后,风抚竹叶,蝉鸣林间,我在阳光碎影下看《故事会》,再渐渐睡去。

《故事会》开头有幽默笑话,家人相聚时,父母总喜欢读笑话取乐。我就把印象深刻的笑话抄在本子上去班里读,后来,我就成为班上的笑话大王。

小时候很少进城。每次进城我就只惦记公园。但母亲总是先带我去书店,选两本书,并约定几天看完、写读后感,才带我去游玩。

读初中有了“小灵通”,每次父母给我发短信都一本正经,写小作文似的。父亲喜欢半文半白,母亲喜欢轻声细语,每次的文本都是非常考究,我不得不认真读。后来才明白,他们是故意注重每一次文本表达——才会让我反复阅读琢磨。

久而久之,阅读成为习惯,文字表达成为某种家庭“仪式”。

父母是农民,不是教育专家。引导我去看的书种实在复杂,以当时的智识水平,要么是纯粹图个乐而一知半解,要么是囫圇吞枣完全不懂。《读者》《故事会》《三国演义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论语》《永不自满》《射雕英雄传》《老残游记》等等,基本不会出现在各种“给孩子书单”。

真正读到“给孩子的书”,还是成年之后。我认为小学就得读多读诗词。叶嘉莹先生选编的《给孩子的古诗词》,所选之篇目博而不拘,选材、作者背景、时代统统没有限制,照顾各种口味,家长也能反观孩子兴趣所在。

初中时我爱看明清小说,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儒林外史》《三言二拍》等。后来长大才发现,我应该多看看《古文观止》《论语注疏》。青春萌芽破土,少年总是多情,对生活的戏剧性充满好奇与渴望,那时候应该多看看《古希腊戏剧选》和莎士比亚的那些经典作品。

朱光潜先生的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不可错过,名曰给青年,又何尝不是给父母看的?

高中学业繁重,大部头读不下去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,我一定会多看短篇小说历史小说。契科夫、卡夫卡、欧亨利短篇小说要读,汪曾祺和萧红的短篇集、鲁迅的《呐喊》都要看,《七年级》《女房东》可以看看。《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经典》枕边神器。

高中是非观、价值观初成,自然是要了解科学与艺术。我会看《科学的旅程》与《艺术的故事》。书海无涯,有些书不必看,有些书我也没看懂。总之,我认为找书最好的方法是“按图索骥”,跟着自己口味寻找,找你喜欢的作者推荐的书。

读得越多,就会发现懂的越少,就理解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”,就越不敢乱写读书。然后你就会明白,也许我此刻讲的每一句话,都是错的。(作者系株洲日报社首席记者)

